

四天之后，是五月一日，孔立夫被传受审。是军事法庭，私下举行，并不公开。家属不得出席，但是傅先生坚持到庭。警察局长为原告。警察局长已经仔细看过文件，准备了一份措词慎重的报告，使控告不致于过分严重，这是由于冯舅爷暗中和这位警察局长接洽安排的。立夫的案子先审，陈三和环儿在候审室中等待。

法官矮小软弱，身着军服。傅先生在一旁坐着。初步仪式之后，法官念起诉书。

“孔立夫以发表文字攻击政府、提倡异端邪说，惑乱民心，并对劳工寄予同情，不无共产党徒之嫌，由其私人住所及他处获得之文件，显见思想混乱，对孔教学说时而卫护，时而诋毁。以上各项，将逐一查证。第一，三月二十八日发表文字一篇，攻击政府残杀学生，措词无礼，甚至辱及教育主官。

本庭知悉汝身为教授。”

立夫回答：“庭长先生，我谴责埋伏袭击学生，写文章时，持此谴责态度，现在的看法并未改变。”

“但是你似乎为游行的领导人物辩护。你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也许是国民党，两者是一样的。”

“庭长先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只知道学生游行是出于爱国心。我外甥女儿，是个女学生，十六岁，也被枪杀。我是大屠杀的证人。但是庭长，我并没写文章攻击现在这个政府，攻击的只是诸位推翻的那个政府。吴佩孚将军曾通电要求逮捕段祺瑞和安福系，而安福系的内阁自请辞职。全国人人谴责这种屠杀，并不是我一个人。”

“你文章里用‘贪官污吏’，‘军人擅权’。你知道我们民国这种混乱时期，我们军人只是要恢复国家的和平秩序。您同意吧，总长。”这时他转过去看傅先生，并向仆人喊声给傅先生倒茶。傅先生一看立夫能自己辩护，于是只是很客气的点了点头。

立夫故以相当典雅的词句说：“庭长先生，为官者众，或廉洁，或贪污；为吏者多，或肮脏，或清正，即便在太平治世，亦复如此。我若说为官者无不贪污，贪污一词，自然用之不宜。我若说为吏者无不肮脏，亦属措词失妥。我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而论。”

那位军法官，似乎是个旧式文人，而误入了当时的军界，披上了军服，他看了看被告，似乎颇赏识被告答辩的文句措词得宜，铿锵有声。他清了清嗓子，又开始说：

“你的思想似乎很不清楚。我看你是个读圣贤之书的人，因为你赞成祖先崇拜。这一点对你很有利。但是你说‘树也有感情’，其意何在？有一篇这种理论的文字，是你几年前所写。你怎么能一方面提倡祖先崇拜，一方面又说‘树也有感情’呢？这很矛盾。”

立夫听了，心中不禁暗笑，真没想到法官会提到这个。法官还接着说：“你现在还是持这种意见吗？”

“是。”

“我很为你可惜。你若是读圣贤书，志贤希圣，就不应当泯灭人类与草木鸟兽之分。你若说树亦有知，那你就是共产党。我也念过孟子。人兽之间最大的差别，也就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你说树也有感觉，岂不是把人降低到禽兽的地位了吗？你还说树和禽兽的‘语言’，就和现代教科书上所说的一样。有什么‘熊说道……’又有‘狐狸说道……’这些都是魔鬼般的共产主义，分明存心要把人变成禽兽啊。”立夫说：“庭长先生，您若容许我来解释的话，那就在把圣人的话怎么理解了。孟子见齐宣王，论到仁爱及于动物，不忍见牛之觳觫。尚书上说尧舜之乐师奏乐，而百兽率舞，圣人之德，化及鸟兽。鸟兽若无感觉，怎么能感于圣人之德呢？”

周礼上也说沉埋献祭，以祭湖泊森林之神。”

这位法官听来似乎有点混乱，说实话，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周礼，因为周礼这部书，在古籍之中极为艰涩难解。傅先生感觉满意，面露微笑。

法官说：“你的辩护要局限于你写的文章。”于是法官又很快说下去：

“我们今天论到的是共产学说，不是中国的经典。中国的经典向来有诸家不同的看法。你承认你提倡的学说是人与草木鸟兽相同，人如同鸟兽，鸟兽也如同人一样吗？你要知道这种学说会扰乱民心的。”

立夫回答说：“庭长先生，我是站在科学的立场说话。我只是说人与兽只有在有感觉方面

是相同的。不过这等感觉的性质是不属一类的。”

“所以你承认人与兽相似。但这一点并不重要。这只表示你的思想是多么混乱，对人心引起多么大的迷惑。另外有一个对你严重的控告。那就是你在山顶上，不经过正式仪式，就把你妹妹嫁给一个苦力。是不是真有此事？”

“是真有此事。”

“那个苦力的名字叫什么？”

“陈三。”

“他什么职业？”

“他以前在安庆当警察。现在是我家的秘书兼花园看管人。”

“他娶了你妹妹之后还当看管人吗？”

“是，名义上还是。”

“法官说：这很不正常。你知道不知道你把家庭秩序和主仆之分全弄混乱了吗？这是不是和共产党的做法一样？你和共产党有关联。”

“我相信人是平等的。孟子说，圣人亦犹人也。”

“婚礼时谁是证人？谁是媒人？”

“我是证人，没有媒人。”

“这不是和共产党提倡的一样吗？”

法官似乎很想确定共产党嫌疑的控告。

立夫说：“我再没有什么话说。”

法官吩咐传别的人进来过堂。陈三和环儿进来。

“你叫什么名字？”

“陈三。”

“这个女人是谁？”

“她是我妻子。”

“孔立夫是你的大舅子吗？”

“是。他是我妻子的哥哥。”

“你们的结婚很不正常。孔环儿，你承认陈三是你丈夫吗？”

“我承认。”

“他在你哥哥家做什么？”

“他是秘书，出纳，和花园看管人。”

“你是你们家主人的妹妹，怎么会让你丈夫做个仆人呢？”

你嫁给一个普通的工人，你不害羞吗？”

环儿回答说：“我不害羞。他自食其力，没有什么可羞的。”

“你说的是共产党的话。你们结婚没有媒人。”

“我母亲同意了。我嫁给他，只因为他是个孝子。”

“怎么个情形？”

“我丈夫是陈妈失踪的儿子，陈妈以前在我们花园儿里做事。陈妈不愧是良母，陈三不愧是孝子。”

法官向陈三说：“你说你以前是个警察。告诉我你怎么后来受雇于孔家的经过。”

陈三告诉他怎么跟母亲分开的，他母亲怎么寻找他，他怎么读到立夫写的小说而后决定到北京来寻找母亲，到了北京之时，母亲已经走了。话越往后说，越发情不自禁，法官也似乎受了感动。转向立夫说：

“你就是写《陈妈》，那篇很有名的小说的吗？”

立夫说：“是。为了这样的贤母孝子，请庭长开恩。”傅先生这时插了话。他说：“庭长先生，我可以不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说一说？”

“当然可以。”

傅先生说：“这个陈三是个孝子。他不幸生于贫家。我见过他住的房子。他睡在他母亲为他做的衣裳上。他起誓决不再穿那样的蓝布。他做事很负责，为人也诚实。我曾经见他屋里自己写的对联：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样的好儿子，不会是共产党。”

法官细心听，在最后，他想做一个大的手势。他站起来，向陈三伸出双手说：

“今天得遇你这么个孝子，实在高兴。你和你妻子走吧。”

陈三和环儿向法官深鞠一躬，流露出快乐的微笑。

法官又回到座位上。脸上做严肃状，他说：

“孔立夫，由你的自白看，你是提倡邪说扰乱人心。再者你把你妹妹嫁给工人，没有媒人，没有仪式，而在荒野，和不知仪礼的野蛮人无异。你也许不是共产党，可是你的行为近乎共产党。这些年来，人心已经颇为不安，对一切再扰乱人心的人，我们必须压制。我判你监禁一年。不过，姑念你赞成崇拜祖先，提倡孝道，你若答应从今以后，不再鼓吹异端邪说，不再批评政府，我把一年监禁减为三个月的拘留。”

立夫的脸色沉下来，傅先生站起来说请求庭长开恩，再为减轻，但是法官立起来很客气的说：“实在对不起。我实在无能为力。他得罪了人。您若好好开导他，以他的学问能力，将来必能对社会国家大有贡献。”

傅先生知道法官最初的想法也就是如此，怀瑜是要求给立夫一点惩罚的。他于是向法官道谢，法官向傅先生鞠躬还礼，退席而去。

现在只剩下立夫跟傅先生，环儿，陈三几个人。立夫教他妹妹告诉莫愁和母亲不要担心。傅先生说再努力去想办法，务使立夫早日获得开释。但是他不必担心立夫的舒适。卫兵都很敬佩立夫的学识，也知道他家是王府花园儿，自然会对他客气，因为可望得到厚赏。

由开庭审问起，全家就聚在一起，等待立夫的归来。莫愁看见傅先生和环儿、陈三进来，她立刻失望了。环儿伏在母亲怀里哭了。

母亲问：“怎么回事？”

傅先生说：“不用担心，孔太太。比原先所预料的好得多。

只是暂时关在那儿，不久就会放出来的。”

莫愁惊呆了。她问：“多久？”

“三个月。但是，我们还要设法叫他早点儿出来。”

傅太太也在那儿。她问：“为哪一条儿判罪？”

“他的理论近乎共产主义。”

环儿几乎大笑出来，她说：“真是可笑！我们从隔壁屋里听到了。就因为那篇《论树木的情感》，就控告他提倡异端邪说。”

傅先生向莫愁说：“你先生有那等口才，我得向你道喜。他和那位法官引经据典辩论起来。法官输了。立夫引证周礼，法官立刻改换了题目！”

于是，傅先生叙述那场审问和立夫的辩护。

傅先生最后说：“那是文不对题。法官由一开始就决定要找他的罪名。他一定是受了人的买托，大概是怀瑜的买托。幸而在文稿里有一篇赞成崇拜祖先的文字，才确立他决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不为祖先崇拜辩护的。不然的话，判得要重多了。”

莫愁很高兴她把那篇主张祖先崇拜的文字故意留在立夫的实验室里，不过她只说：“傅老伯，我想主要还是由于您亲自出席的关系。妈和我们全家都谢谢您。”

傅先生说：“两者都有关系。”

莫愁说：“都是咱们的错儿。咱们早就应当去向那位法官送一份礼。原以为和警察局长说好了。现在要花点儿钱了。”

傅先生答应再去设法。木兰只是满脸悲愁的望着。荪亚说：“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多花钱，叫他在里头舒服一点儿。”

冯舅爷说：“我们在警察方面花了五百块钱。你现在还想得出什么别的主意呢？各部门的官儿都得打点打点。”

冯舅爷伸出他的手指头，先伸出了四个，后来伸出了八个，他静静的问莫愁：“这个，还是这个？”他意思是四百或八百。“咱们花的钱越多，他在里头就越舒服。”

莫愁说：“狱卒是容易对付的。重要的是给他一间舒服的屋子住，一个好床睡觉，被褥要好，饭食也要好。若打算他早点儿放出来，就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了。”

冯舅爷说：“现在花几千块钱都算不了什么。”宝芬说：“被褥容易。我那儿有十几床新丝绸棉被和毯子，还没用过。狱卒一看见犯人有好被褥，就会对他优待。咱们去探望他时，一定尽量穿得阔气，好给他面子。当然了，狱卒心里的盼望也就大了，咱们必须预备下钱给他。”现在既然有一个临时的解决，立夫的性命至少算平安，全家也就安心接受这个新情势，开始谈论去探监，并确保立夫在里头舒适不受罪。在整个讨论当中，木兰一句话也没说。

当天下午，荪亚、阿非、莫愁，三个人一同到监中去探望立夫，给了狱卒点儿赏钱。第二天木兰去见莫愁，把她拉到一边儿，拿出七个旧的圆珍珠，像大豆子那么大，原来是镶成一条蜈蚣，做头发上的装饰用的，她把那条蜈蚣拆散，拿下这七个来。

她说：“妹妹，这儿有七颗旧珠子。我没有什么用处。我就去跟宝芬说，这和宝芬找到的那五个正好配上。我想把这七个和那五个凑成十二个，让宝芬的父母去送给王老先生。颜色大小儿正好配上，我记得……知道这三个月届满以前谁当权呢？你以为怎么样？”

莫愁看了看珠子，又看了看姐姐，自己却说不出话来。木兰说：“妹妹，有什么难处吗？不管怎么样，咱们也得救他。”

“我是想……宝芬会不会乐意。不然我从她手里买那几个好了。”

木兰说：“没问题。阿非当然愿意。在咱们家，珠宝算不了什么。”

姐妹二人眼里都流出了眼泪。她俩一齐过去，找到阿非和宝芬。阿非说：“当然。”宝芬说：“这个主意很好。没有人，珠宝又有什么用？我真没想到那宝贝会有这么大用处。”

这项计划按预定进行了。事实上，两家还都够殷实，人人都愿出钱，连珊瑚、曼娘、暗香在内。

那天下午，木兰和莫愁决定去看立夫，想办法使他搬到好房子去。阿非也跟去了，环儿要去看哥哥，母亲说她从监狱里出来，不让她去。他们另带了一个枕头，一个热水瓶，莫愁从书架子上拿了一本生物学的书带去。

他们先到典狱长办公室，商量换个好屋子。

典狱长说：“他现在的屋子就是个好屋子，一个人住。”说话时向富家少奶奶微笑。又接着说：“但是过几天，我也许能给办到。那就看有没屋子空出来了。不太容易。不过我一定尽力给您效劳。”

阿非说：“我知道不容易，不过您若特别想办法，我们会特别道谢的。”

按一般常情，典狱长是不陪伴探监人的，但是这位典狱长知道这几位来客有钱，家住在王府花园儿，所以他立起身来亲自陪同引路。进去之后，他们经过一个空房间，门向前，太阳从铁栏杆中间照进去，没有人住在里面。

莫愁说：“这间屋子不坏。”

典狱长说：“不久就有人进来住了。这个人家境很好。”木兰知道典狱长是故意表示困难，好再卖人情。木兰说：

“我们的家境也不坏呀。”然后向他微微一笑。典狱长说：“也许可以想办法，我还得和别人商量商量。”

他们走到立夫的房间。立夫看见大家，欢喜极了。里面允许他穿普通衣裳，他在里面住了一夜之后，看样子一点也不坏。木兰回头看见那个典狱长已经把他们交给了一个狱卒，可是他还顺着走廊慢吞吞的走。木兰赶快过去。他停下来，眼睛向四周围扫了一下儿。

他问：“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木兰说：“不是。您知道，若是使我们的亲戚住进有太阳的那间屋子，我们是太感谢您的帮忙了。”

木兰那条银蜈蚣上的十颗珠子，那天给了宝芬七颗，还留下三颗，用一块手绢儿包着，放在衣袋里。她打算都用完。她在衣袋里摸了摸，拿出来两颗，藏在手心里。她把那两颗交在典狱长的一只手里。

他一看手里的珠子，他说：“噢，不行，太太，我不能收您的礼物。我伺候您是应当的。”

木兰说：“拿着吧，不要见外。您总得给我们个机会对您表示一点心意啊。”

典狱长满脸赔笑说：“我会尽力而为。”

木兰走到立夫的房间去，碰见外面的那个狱卒，他刚才一直在远处望着她。木兰把剩下的那一颗交到他的手里之后，她若不经意的说：“这间屋子太黑了。”

那个狱卒回答说：“是啊，晒不到太阳。”他的手正攥着那颗珠子呢。

阿非见木兰进了监房之后，问她：“你刚才干什么了？”

木兰回答说：“我去告诉那典狱长别忘了那间屋子。”

立夫已经从莫愁嘴里听说，他被捕的那一天，木兰昏了过去，莫愁和阿非刚才在说那珠子的事情。莫愁说：“二姐拿出了她自己的七颗珠子凑足了十二颗。”

木兰走近他时，立夫说：“木兰——”沉默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才接着说：“我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不要为我发愁伤心呀。”

阿非说：“我姐姐若是没有了丈夫，珠宝玉石又有什么用呢？大家都愿帮忙，而且都是心甘情愿的。”

莫愁说：“你若知道你让多少人担心难过，你以后就应该小心点儿了。现在人人在尽心尽力。珊瑚拿出来她自己的五十块钱，舅爷拿出来一百，曼娘也拿了一百。经亚和暗香觉得对这个家庭的仇恨应当负责任，拿出的还更多，不过我只接了他俩一百。宝芬捐出了她的珠子。”

阿非说：“用不着提这些个。二姐提供的最多。”

为大家的至情所感，立夫觉得泪眼模糊，他一边看着木兰一边说：“我心里感激大家。我希望以后能对得起大家的盛情。”

正在此时，狱卒进来说已经找到一间好屋子，向大家道喜，开始张罗搬毯子，脸盆，其他立夫的东西。忽然从附近一间监房里发出尖声的号叫，小姐太太们都吓坏了。那个狱卒一边很愉快的打开门，一边说：“诸位先生小姐，这跟您没关系。”然后他们看见两个男孩子，脸色灰白，哭着被领走经过他们面前，向走廊那方向去了。

他们震惊得颤抖未停，随着狱卒走到刚才看见的那间空监房，进去给立夫铺床，整理好别的的东西。这间房子前面正对着一个狭小的空院子，院子地上铺的是碎砖。莫愁拿出二十块钱，给狱卒说：“好好伺候先生。以后还有重赏。”

狱卒露出感激的笑容，告诉说一切不用担心。

他们坐下谈论当时的局势。时局的确很混乱。颜惠庆正在设法组一个新内阁，用以代替已经“辞职”的总统行使职权。他受到直系吴佩孚的支持，可是奉系的张作霖反对。直奉两系各派都有卫戍司令。现在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办法，由吴佩孚的人王怀庆来做阁揆。

这时忽然听到几声枪响，然后又寂然无声。他们面面相觑，知道刚才面色苍白的两个少年是领出去枪毙了。

大家到典狱长办公室道谢之后，回家去商量下一步。前清遗老王世珍老先生已经给当地驻军司令官写去了一封信，还没接到回复。北京的情势依然异常混乱。中国在军阀统治之下，就和后来在日本政府之下一样，没有军方支持，是无法组成新阁的。军阀是真正的统治者，文人的统治是获得他们的许可之后而行的。由王世珍老先生领导的地方秩序维持会，还在执行职权，以待敌对的军阀所认可的政府出现，但是军阀一时又难以达成协议。密使在北京、天津、沈阳之间，往返不停，极力促请妥协。立夫的自由就看将来的政府是何等性质了。颜惠庆若能组阁成功，他的力量就能影响军方，使军方支持他批准早日将立夫释放。王世珍老先生在那些日子时常见到颜惠庆，而傅增湘先生也和他有交情。但是吴佩孚支持颜组阁任新国务总理之时，奉系，也包括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内，却对他表示反对。谣传直奉两系大概将会同意组织一个联合内阁，但是颜惠庆的地位，对帮助立夫这件小事，仍然没有什么把握。

同时，北京大学一位高教授也被捕了。他那年轻貌美的妻子到奉军司令部去为丈夫求情。奉军司令官要求若想准其所请，须以肌肤之亲为条件。教授之妻拒绝，丈夫则被枪毙。这消息传扬出去，文化界又引起惶恐。此外，狗肉将军张宗昌，据传闻将被任命为关内直奉联军的总司令，一二日内将全权统治北京。这位头脑简单做事直截了当的旧式武人，将来的行动如何，那是无法猜想的。必然是比北京地方秩序维持会期间，法律更不受尊重，社会秩序更坏，比段祺瑞内阁期间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能力，是更等而下之了。

木兰现在是焦急万分，心里也万分恐惧，已然丧失了勇气。她回到自己家中，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吃了晚饭，但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东西。于是到自己屋里，换了衣裳。

荪亚问：“你干什么？”

“我还到妹妹家去，我答应要把甲骨文的书送给立夫去看，我应当给莫愁送去。”

“什么？这么晚她还去探监？”

木兰说：“可以。狱卒吃咱们的油水都吃肥了。”

“你也去吗？干嘛打扮得那么讲究？”

“我陪着妹妹去。”

“那么我也跟你去。”

“不用麻烦了。阿非或陈三陪着我们去。”

荪亚说：“你要知道，不要太激动不安。”

木兰照了照镜子，看见自己的眼睛，水汪汪儿的，转动得特别灵活，闪耀着狂热的光亮。把头发梳好之后，立起身来，从书架子上拿下两卷《殷墟书契》。

她问丈夫：“你觉得他看什么书最好？”

荪亚说：“拿罗振玉那本。那是研究甲骨文最早的著作。”木兰到了妹妹家，莫愁很感意

外，问她：“姐姐，你为什么这么晚又出来！”

“我拿来一本书，答应送给立夫的。和我一块儿到监狱里去。”

莫愁问：“干嘛这么急？”

“今天下午我答应给他的。宝芬的亲戚来过，就把事情耽误了。我不愿说了话不算话。”

“这么晚能进去吗？”

“我想可以。卫兵已都认得咱们了。”

“那么叫陈三送个信儿去，说咱们有事，今儿不能去了。”木兰坚持要去，她说：“我已经穿好衣裳了。他要什么东西，我一定都会送去。也许监狱里有什么消息呢。”

莫愁说：“那么等一下儿。我跟你去。”

立夫的母亲说：“不要去了。监狱里又黑，走进去不容易。在黑暗里摔倒怎么办？你是一身两命啊，不是一个呀。”

于是莫愁没有去，陈三陪着木兰去的。

到了监狱，陈三把那一包书递过去叫人转交。

卫兵说：“太晚了。狱卒都回家了。这也不合规定。”

木兰打开，把书给卫兵看，说那书里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

卫兵说：“不能私自送东西进去。进去的东西，都要在办公室经典狱官看过才行。”

木兰问：“我们可以不可以看他一下儿？一小会儿工夫。”

卫兵说：“不行。”

木兰说：“那么我们明儿拿来吧。不过请您告诉犯人说我们来过了。”

木兰和陈三在狱门分手。陈三一定要陪木兰回去，木兰说不必，自己跳上一辆洋车走了。这时木兰忽然心中出现一个很强烈的念头，就是要单独见立夫一面，即便是短短的五分钟。以前在泰山上杉木洞的一席谈心，使她的生活从此更为充实，更富有力量，她和立夫在泰山顶上一同观看日落日出，那对木兰的重要是无可比拟的。但愿在监狱的夜里单独见他一面！万一立夫被枪毙，她一生心里的记忆该多么宝贵呀！她要见立夫的愿望实在压制不下去。走了一小段之后，她下了洋车，又走向监狱去。

卫兵说：“怎么又回来了？你要干嘛？”

木兰说：“让我进去一小会儿。我是一个女人，也不会把他偷跑了的。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她把五块钱的一张票子塞到卫兵的手里。卫兵向四周围张望了一下儿，说：“那么要快，不要出声音。只许五分钟！”木兰在黑暗里也看不见道路，跟着卫兵穿过了一个黑暗的大厅，走过一个灯光不明的走廊，心噗哧噗哧的跳。她心里暗想：“他会怎么想呢？我也没有什么借口。”

到了立夫的房间，卫兵向那值班的典狱官低声说了几句话，就招手叫木兰进去。

立夫正在一个小油灯下看书。这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站在立夫前面，木兰脸上有点羞惭，几乎流露着可怜状望着他。

“噢！木兰！有什么事？”

木兰向卫兵指了一指，叫立夫小声说话。

木兰开始说：“我有点儿消息告诉你。”

立夫拿枕头放好，给木兰当座位，说：“坐下。”木兰结结巴巴的说：“今儿下午有点儿消息，但是没能够来。”

“什么消息？”

木兰忽然停住。说不出话来，满眼眶的泪。嘴唇颤动，忽然哭了，手捂着脸，哭道：

“噢！立夫！”

她不敢大声哭。怕被人听见。卫兵和典狱官从门上的洞往里看着。

立夫站得笔直，低头看着她，也不敢碰她。只弯下腰说：

“有什么难过的。我在这儿很好，很舒服啊。”木兰的手去找立夫的手，她低声啜泣说：“我知道我不应当到这儿来。可是万一你若死……我……”

“有什么消息？”

立夫很了解自己的这位大姨子，难免受了感动。但是他只是很温和的说：“是不是莫愁让你来的？”

木兰擦了眼泪，用力抑制住自己，静静的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恳求的眼光看着他说：

“妹妹和我今儿下午要来看你，但是来不成。我想到那甲骨文那部书，我就和陈三给你送来。太晚了，他们不能从外面传递东西进来，也不肯教陈三进来，因为他是男人。我告诉卫兵我是女人，他才放我进来。”她用大拇指和其他手指磨擦，表示送了赏钱。

“可是有什么消息呢？”

“王老先生已经给司令官写了一封信。你想有什么用处没有？”

“就是这件事吗？”

“据说狗肉将军张宗昌，几天之后就要做北京最高军事统帅……噢，立夫，我不知道——我好为你担心。万一你发生什么事……”她的声音听不清楚了，她向椅背倚过去，她似乎力量精神都耗尽了。然后又开始哭泣。

典狱官在外面叩门。木兰站起来，又拿出一张票子，走到门口央求他：“再等五分钟。”

立夫看见她那微微遮住的眼睛在暗淡的灯光下闪动，他的鹅蛋脸儿那么温柔而又勇敢。

她说：“我不应当来。但是情不自禁，非来和你相见不可，你不会恼我吧？”

立夫也抑制住自己说：“恼你，怎么会！你对我太尽力了。

你拿出珍珠来救我，我得多么向你道谢！”

在情不自禁之下，他低下身子，拿起她那雪白的手，很亲切的吻了一下儿。

木兰恳求他说：“你要知道，我为了救你的性命，付出再多再多，我都愿意。我并没有做什么错事，难道我做错了吗？”

立夫回答说：“为什么……除非人们误会。”

“立夫，我打算离开北京。你出去之后，带着家眷，也离开北京吧。以后再埋头研究学问。你知道你的安全对我妹妹是多么重要——还有对我。”

卫兵又敲门了。木兰站起来，伸出她的双手，握住立夫的两只手，说声再见而去。

她出了监狱大门，立了一刹那，似乎犹豫不定，转向右，走了一小段儿。她的腿有点儿痠，心噗哧噗哧跳，忽然颤抖了一下儿。她几乎都没法儿站稳，站住喘喘气儿。倚在一根电线杆子上。一个过路人停下来，以为她是个野鸡，转身望了望她。她大怒，又往前走。二十几步外，有一辆洋车在那儿等座儿，灯还亮着。木兰咬紧着牙，叫那辆洋车。她说：“到总司令部！”她的心跳得更响，她想洋车夫一定也会听得到。高教授的妻子去为丈夫求情。她为什么不可以为立夫去求情？可是，她自己说与立夫是什么关系呢？莫愁若知道了怎么办？荪亚听说了怎么办？最重要的是，事情该怎么办呢？不过有一件事，她确实十分清楚，那就是立夫必须立即获得释放，再晚就危险了。

在总司令部前面她下了车。卫兵问她何事。

“我要见总司令。”

“你是谁？”

“我是谁没关系。我一定要见他。”

卫兵相视而笑，进去报告说一位不认识的漂亮女人要见总司令。司令官命令他把女人带进一间屋子里去。

木兰走进去，浑身颤抖，前额上冒着冷汗。她极力使自己镇定。她知道自己很美，但是司令官肯听一个美丽的女人为别人求情吗？这位新来的司令官，会不会像枪毙高教授的那个奉军司令官呢？

司令官走进来，看见这个美的幽灵，吓了一跳。他向卫兵说：“不要来打扰。”卫兵出去，关上了门。

木兰跪下叩头。她说：“总司令，求您答应小妇人一件请求。”

司令官大笑说：“请站起来。你这么美的女人给我下跪，我可不敢当。”

木兰抬起眼睛，站起来。司令官请她坐下。

“我是来为一个犯人求情的。他被逮捕，非常冤枉。他是一位大学教授，黑名单儿上没有他的名字。他有个仇人挟嫌诬告。他只是写了一篇文章论‘树木的感情’，而今被关在监狱里。”

司令官听着木兰的话那低沉富有音乐美的声音，不禁神魂颠倒。木兰的北京话说得那么慢而那么清楚，还那么漂亮。

司令官喊说：“什么？写篇文章论树木会被逮捕？”木兰微微一笑说：“就是啊。一篇文章论‘树木的感情’。

法官说那是共产党的思想。”

司令官以愉快的声调儿说：“那怎么会？好吧，告诉我。我帮你办。”

木兰说：“好吧。这个人说……”

“等一下儿。你说这个人是谁？”

“他叫孔立夫。他现在在第一监狱。”

“你是谁？”

“我若不回答您这个问题，您不会介意吧？”

“哈哈！这还是个秘密。”

木兰鼓起了勇气：“我能求您大力帮忙吗？”

“当然，像你这么美的女士。”

“请您把我这一次来拜访您的事，千万别泄露出去。”

司令官哈哈大笑说：“你看这屋门不是锁着吗？”

“可真不是玩笑哇。”

“您知道有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礼拜以前被捕的。他妻子到那个奉军司令官那儿去求人。那个司令官并不是个正人君子——您知道进关来的那些奉军——那个司令官对高教授的妻子没怀好意，那个妻子不肯答应，她丈夫就被枪毙了。我知道您这位司令官大不相同，所以才敢来见您。人都说吴大帅部下的军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那位司令官听着这个不相识的女人做此非常之论，脸色渐渐变了。木兰接着说：

“您知道，若不是吴大帅的力量，万恶的安福系现在还照旧当权呢。您看奉军硬是用烂纸似的奉票儿，向老百姓买东西！简直就像贼匪一样。”

木兰这样激起直奉两派几乎在北京同时任命的两个司令官之间的嫉妒仇恨。这位司令官叫卫兵把这屋子的门锁起来时，不能说他是安着好心，不过他是吃捧的，乐意人家赞美的，木兰提到那奉军司令官的“没怀着好意”，他的好意昂扬起来。他刚刚因功提升到现在的官阶，自己还正以不同于流俗自期。他不再咧着嘴笑，他面露严肃的神情。

“这位女士，我不知道你的底细——我也不知道你尊姓芳名——不过你知道我这个职位是保护善良老百姓的。”木兰说：“那么请您先要保护他这个善良百姓吧。我们对您是感激不尽的。”

木兰说着站起向司令官又行一礼，她自己有这份勇气，自己也深感意外。她进来时，完全是无可奈何，是跳火坑，不知道要怎样才出得去，但是现在她心里的恐惧已然消失。

司令官对木兰的从容自然，深感异乎寻常。

“不要说那么快。你若能让我确信他不是共产党，我一定释放他。”

“好吧。我告诉您。这位孔先生的仇人是我家的亲戚，实际上，也是孔先生的亲戚。所以我知道。他和奉军走得很近，那个法官也是奉系的。你想想，写一篇论‘树木的感情’的文章，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的确是毫无道理。但是为什么判刑呢？”

“在文章里他写树木有感情，就和禽兽一样有感情。我们若折断一个树枝子，树木会觉得受到伤害。若揭下树皮，树就觉得好像被人打了脸。”

“这跟共产主义扯不上关系呀。”

“法官认为他说树木有感觉，就是把人的地位降低到与草木鸟兽同等。您也认为树木有感觉吧！”

“我不知道。”

“这并不新鲜哪。我们都知道老树成精，没有人敢去砍倒。

老树砍倒的时候，常常有人看见树里流出血来。”司令官大笑说：“当然，当然。甚至泰山的石头还成精呢！”

当然是有感觉。”

木兰说：“司令官，那么您可以把孔先生释放了吧？”脸上流露着迷人的微笑。

司令官又再细问详细情形。木兰说立夫是个自然科学家，他的名字又不在黑名单儿上，完全是私人挟嫌诬告。

“为什么会有这种私人仇恨呢？”

“这都是我们家庭亲戚的关系。姓牛的涉及一个污秽不堪的丑闻。孔先生写文章揭露这件事。姓牛的有个妹妹，嫁到我们家。这件丑闻弄得满城风雨之后，我们不能不和他妹妹离婚。姓牛的写给我父亲一封信，起誓要报复，他就这么报复了。”

司令官向木兰带有迷人微笑的脸望了半天，然后发狠说道：“你是逼得我不做好人不行了。”他于是叫卫兵。一个卫兵进来。

“拿笔拿纸来。”

木兰立在一旁，说姓名和监狱的地点，心里真是喜出望外。司令官坐在桌子那儿写。木兰出主意要在“释放”一词之上，加“立即”两个字。几乎是木兰念，司令官写。

木兰拿到那张纸条，就要下跪，司令官止住她。

司令官说：“我可以求你一件事吗？”

木兰说：“我怎么敢不遵命？”

“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姚木兰。”

“今天晚上你战胜了。请向孔——先生道喜。我希望你相信我到这儿来的任务，是保护善良百姓。”

木兰说：“我会为您传名。”

司令官大笑说：“那么没有什么秘密了？”

木兰说：“没有什么秘密了。”满脸露出感激的微笑。木兰把那个纸条儿放在手提包里，她说：“那么我要走了——多谢多谢。”

司令官显得很惋惜的样子：“这么急着走吗？”

“是，要赶紧走了。”

司令官送她到屋门口儿，叫卫兵很客气的带木兰到大门，然后他转回身来，向空空的走廊咒骂了一句。

在门房，木兰借电话打回家去。在意外大获成功的激动之下，她打电话给妹妹莫愁。

“立夫就要放出来了……我得到他的赦免令了……我是二姐呀……我在王司令的司令部……现在没关系了……我马上就回去见你。”

现在太激动，不能坐洋车，那太慢。她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汽车来到之后，她想到自己的丈夫，告诉司机先开到她家。刚过十点钟。荪亚还没有睡，但是正在屋里焦急，几乎就要出去找木兰了。他一个钟头以前打过电话，知道莫愁没有到监狱去，木兰已经和陈三走了一会儿工夫，而陈三已经一个人回来了。她到哪儿去了呢？他已经等了四十五分钟。后来莫愁打电话给他，说木兰就要回到莫愁家去，也告诉他立夫就快要放出来了。现在忽然看见太太走进来，十分激动，大声喊说：

“立夫就快放出来了！”

他问：“你这半天到哪儿去了？”

“一直到王司令的司令部去了。你看这张赦免手令！”

“我以为你到监狱去了。”

“我们进不去，我和陈三去的……立夫快要放出来了，你们当然好高兴，是不是？”

丈夫问：“当然。可是你怎么弄到这张手令呢？”说着一边儿细看那张手令。

“到妹妹家我再跟你详细说。来！租的汽车在外头等着呢。妹妹一定也急着呢。我在电话里说一直到她家。后来我想我得先回来看你。”

在汽车上他又问木兰怎么得到那个手令，但并不太急切。

他只是问：“你怎么弄到这个手令呢？”

“我直接去找王司令。”

“但是你怎么使他给你的呢？”

“只是和他理论。”

“那么容易呀？”

“当然。你以为我怎么样了？”

荪亚没再说什么。

“是我设法把他释放出来的，你向我也夸赞两句吧。荪亚，你不欢喜吗？”

荪亚停了停才说：“你怎么向人家说明你自己呢？说是我的太太呢？还是别的？你怎么想到去那么做？为什么不跟我先说一声？我一直担心，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

“我根本就没介绍我自己。我没做什么错事。我有什么错儿吗？”

“你知道，那很危险。”

“荪亚，我告诉你。我是不能不这么做。我离开监狱时实在抑制不住心里的冲动。我想要向司令官直接去恳求，一个女人去求他，也许有点儿用处。他是直系的，和怀瑜那一派正是对

头。结果我想对了。”

荪亚说：“你真是个精灵鬼儿！”一半是颇以为然，一半是讨她欢喜。

车已经到了静宜园了。门口儿的灯已经打开，仆人们正在等着呢。陈三在门前。木兰叫车停住。

莫愁在通往院里的走廊上正迎着他们。木兰把那一纸手令塞到妹妹的手里，她说：“看！上面盖着司令官的印呢。”在走廊的灯光下，莫愁念的时候儿眼睛里流着泪。她说：“二姐，你怎么弄到的呢？”她开始在他们前头跑。因为怀着孩子，跑得很费劲。她向里面大家说立夫就快放出来了。

莫愁说：“告诉我们你怎么弄到的。”

“噢，离开监狱之后，我心里想高教授的太太怎么去见奉军司令官为她丈夫求人情……”

荪亚说：“你也想到了！”木兰说出这话来也有点儿羞愧。“那倒让我想起来。我想这个司令官也许还通点儿人情。”

珊瑚说：“我真佩服你的勇气。倘若他不……”“你们听我说。我装做一个陌生的普通女人，说要见王司令。卫兵就带我进去。门锁上之后，他胡子后头咧着嘴笑，我怕极了。我知道他恨狗肉将军张宗昌派的那个司令官。我开头先说他那敌对的司令官枪毙了高教授。我说那个司令官不是好人，要贪高教授太太的美色。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可惜你们没有看见。他变得很严肃，很高贵的样子。这使我提起了勇气赞美吴大帅的军官。等我看见他做出极正派的样子，我不再害怕，和他从容不迫的谈起来。我告诉他这是私人挟嫌诬告，而诬告的人是我家的亲戚，也是孔立夫的亲戚，所以我们知道。他说：‘我的职务是保护善良百姓。’所以我逼近一句，求他救立夫的命。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好对付。然后他让我确能使他相信立夫不是共产党。我告诉他立夫的罪名是因为他写的那篇文章论‘树木的感情’。我知道他迷信，我就使他承认树是有感情，我们说的是多年老树能成精，老树砍倒之后会流血。他十分同意，大声喊说：‘当然，当然。树木当然是有感情的。树还能成精呢。’所以我就弄到这张手令了。”

大家一直聚精会神的听着，木兰一说完，珊瑚说：“就那么容易呀！妹妹，你是真正念通了战国策了。”

阿非说：“真像一篇战国策。二姐总是有奇思妙想啊。”木兰得意洋洋的说：“谁让父母不把我生成个男孩子呀？”

立夫的母亲说：“木兰，我明天一定做好菜谢谢你。”

荪亚一直细心听木兰的叙述。最初，有点儿怀疑，可是到末了儿，他才相信木兰的口才，别人也深信不疑了。荪亚这才大得其意的说：“木兰很值得孔太太的一顿宴席，也值得立夫莫愁一顿。这等于入虎穴，得虎子。”木兰看了看荪亚，脸上显得放了心，一天云雾随风散尽了。

木兰说：“但是咱们应当立刻叫立夫知道。今天晚上能教人把他保出来吗？能不能打电话去？”

荪亚说：“有这位司令官的手令，什么时候都能叫他们放人的。”

陈三说：“典狱官已经不在。一定先要找到典狱官。”

荪亚，陈三，莫愁在黑夜一齐去监狱。莫愁也要她姐姐一齐去，但是木兰，觉得自己已经做得有点儿太多了，只好违背着本意说：“不要去了。荪亚，你们进去时，只要我妹妹把消息告诉他就够了。”

所以木兰和别人一同在家等着立夫的归来。

那天晚上大概十二点，立夫才回来，那是五月八日。是狗肉将军张宗昌在北京附近就任直奉联军总司令的前两天。

立夫在监狱里关了正好八天。